靜虛齋惜陰錄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三

吳興顧應

論學

學問之道知之貴乎能行若知而不行猶不知也故聖人教人以躬行實踐爲本躬行實踐然後謂之真知也近者倡知行合一之說謂知孝弟自行孝弟方謂之知孝知弟已自行了方謂之知弟以愚觀之知自知也行自行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亦是

分而言之至於學問之功生知者安行學知者利行困知者勉行自不能偏廢然必先知而後行如行孝方謂之知孝固矣然必本心之靈知孝之當行而後行之行弟方謂之知弟固矣然必本心之靈知弟之當行而後行之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文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但知易而行難不患不能知患不能行耳今之講良知者孰不曰知行合一也及臨事之際義利且不辯反不如不講者何也自以爲知行合一而不實用其力故也愚故曰當以躬行實踐爲本朱子曰知行常相

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此言極是 右論知行合一

湛元明新泉問辯録載其門人問曰先生嘗云知通乎行又曰通乎行而知聖學之始終也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矣近見二公論學一人曰先知後行如知食乃食一人曰行後乃知如食然後知味二說如何元明荅曰始終只是一知而行在其中故吾有天包乎地知通乎行之說其所謂知亦有先後淺深二公所論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必兼之乃盡即知即行知之淺者如知物可食乃食也

行至知至知之深者如食物乃知味也愚謂元明此言亦未見其親切明白也天下之理凡涉於事爲有形器者必親歷而後知之真豈特飲食爲然如登山必親登而後知山之高大涉海必親涉而後知海之廣闊適國都者必親至而後知城闕宫室之富麗此皆自然之勢也然必先知山路何處可登海道何處可涉國都從何道可入非泛然而行之也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苟不知已之怒知已之過安能不遷不貳耶是故君子之學專務力行行一步則知一步而知益真矣然亦先知而

後行也謂知在行中則可謂知通乎行則不可意見之知未爲真知也踐履之知乃真知也豈有深淺哉右論湛元明論知行

問夫知行合一之說一出而湛元明遂謂心事合一感應合一敬義合一以愚觀之事自外來者也所以應之者心也故曰物來順應物卽事也若以事爲心內之物則或有以橫逆之事加於我亦將曰吾心中本有此橫逆乎或曰若以事爲外類乎告子之義外矣曰非也告子之義外以處事之義在外也今曰事從外來而吾心應之猶所謂行吾敬

也若夫感也者物來而感動於心也應也者有所感而應之也皆在我者也然感自感而應自應也敬以直內而言也義以方外而言也亦敬自敬而義自義也何必皆謂之合一乎假如仁義皆性也發而爲慈愛則曰仁發而爲斷制則曰義豈可謂仁義合一乎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而篤之顔淵問仁則曰克巳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巳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雖專言

仁義然亦就事論事未嘗拘執一說以爲教也宋
儒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皆主於躬行實
踐而已今之講致良知者則以致良知爲宗旨講
隨處體認天理者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然
考其實真能致良知者有幾人乎真能隨處體認
天理有幾人乎近有一儒官開口必曰致良知及
見利如蠅見血嘗曰學自講錢自要也於此觀之
可見爲學貴乎躬行而不在口說也右論致良知當以躬行爲
主

近觀李明德說理會編云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

甘泉則主於隨處體認天理議者或謂致良知近於虛隨處體認天理近於助殊不知良知即是本心之明自然而動者致則復其本體之明有多少工夫節次其言簡易直截而徹上徹下一貫無遺但恐學者從自然上詭知不本其發端之善則虛而無主將不以生爲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體有何倚着身體力行而省察之以認其是處所謂體認也惡得謂之助但云隨處則未免物物刻雕此下學未見頭腦之事也若致良知則如論語之言一貫直超上達隨

處體認天理則如忠恕乃隨事精察之功也但着於聲色則未免干聦耳以愚觀之則未然夫良知乃人心之靈覺處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謂之自然之知亦無害也果能致察於幾微之際是則行之非則不行是即謹獨功夫豈不可以入聖乎今曰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人皆是聖人遂使今之講良知者皆肆爲大言而不加克治之功此講良知之病也若夫隨處體認天理即古人之所謂省察而加以隨處二字恐求理於外而不求之於心未免失之支離若果能隨處體認則亦愈

於不體認者如臨財之際體認其當得歟不當得歟當得則取不當得則不取不亦善乎不可謂之助也今之講隨處體認者義利尚不能辯則亦徒爲講說而實未嘗體認也聖人與賢人雖有安勉之殊然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則同曾子以門人未達夫子一貫之旨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一貫也今以致良知爲一貫隨處體認天理爲忠恕亦非矣愚以爲陽明之說雖有定見而言之太易甘泉則因古人之說而小變之耳君子之學在於躬行實踐不必各立一門戶可也

右論王湛二子之學

湛元明隨處體認天理本乎宋儒李延平之說延平之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元明加以隨處二字又與陸象山所謂人情物理上用功相似及觀元明新泉問辯録與諸門人問荅或謂戒慎恐懼是功夫不睹不聞是天理又謂不睹不聞即道家真種子又引唐人詩云覓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又曰見其參前倚衡卓爾躍如此是自然真見

都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或不善體認多着於想像即是逐物釋氏訾之爲理障愚謂不然夫天理乃人所固有但爲氣稟物欲所蔽耳然其本心之靈未有不自知者誠能於念頭起處察其合於天理者則行之不合天理者即去之念念皆去人欲而存天理即是體認工夫即是致良知工夫久久成熟不患不爲聖賢矣今曰不睹不聞是天理即道家真種子又曰有時還自來將恐學者以天理爲或得或失之物而非吾之所固有矣顏子之所謂卓爾者乃學既有得嘆夫子之道淵微如在目

前而不能即非真有一物卓立於前也上文博文約禮正是體驗功夫今曰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不有類於釋氏之見性乎又云釋氏訾之爲理障夫釋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香聲味觸法爲六塵有法則有意故以法爲理障而直往見性全不用體認工夫者也豈可以相擬乎愚又按延平之說止言靜而存養不及動而應事功夫似亦偏於靜矣必也動靜交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後無病右論體認天理

王陽明答聶文蔚書其畧云近歲講學者多說勿忘

勿助工夫甚難纔着意便是助不着意便是忘了我此間講學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去做箇勿忘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只做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子些子事幹不得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

之故湛元明闢之以爲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忘勿助爲虛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功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蓋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而元明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主故其所見不同如此愚又一說焉夫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

此言其集義養氣之功夫也時時必有事焉即勿忘矣勿欲速期效即勿助長矣勿者禁止之辭正是工夫用力處也謂之必有事焉即是時時集義矣又曰時時用必有事的工夫無乃重復乎若不說必有事而止曰勿忘勿助固似乎虛若果體認天理而時時勿忘勿助即是功夫也元明旣以勿忘勿助爲工夫而又不言體認一則曰要妙二則曰光景則又從效驗上言又謂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似乎玄虛　右論勿忘勿助

予細思之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謂心中常有此一

事時時刻刻不肯放過若一時放失即是忘若有一毫欲速之心即是正正即助長助長即忘矣惟此心常存則事至物來自然合理而氣足以配道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此是孟子平日得力處故特揭以示人他章所謂求放心亦是此意但求放心爲學者而言若知必有事的工夫則不必下求之功矣孔子一以貫之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亦是必有事也陳白沙云在勿忘勿助之間雖本程子之言愚謂勿忘勿助即是必

有事又欲求勿忘勿助之間反使學者無下手處矣朱子集註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趙子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愚謂止宜以七字爲句若曰勿正心反有病楊慈湖謂人心自正若說正心便是起意正坐此病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也者勝也己也者我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欲發之而合乎當然之則則爲天理一有過焉則爲人欲矣克己者以理勝欲如戰而克也子夏曰戰勝而肥亦是此意理勝欲則純乎天理而本

心之德全矣是理也乃人所固有蔽於欲而失之復者反也反吾之所固有者也謂之禮者以其條理而言即所謂當然之則乃人心固有之天理也楊慈湖則曰顏子純粹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孔子又繼之曰爲人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又曰己本無過本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

復求顔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簡至易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愚謂聖人之心雖是純乎天理亦不能無欲但理常勝之不待勉强亦不可不謂之勝也豈可謂顔子不俟克而勝之乎又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慈湖謂範圍天地王陽明亦謂八荒我闥愚以爲仁者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其告顔子之時未必如此下文荅克己復禮之目止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而已人之欲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誠能於視聽言動事

事各當其則而無過焉則純乎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聖人之言平實淺近何必求之於玄虛乎
道學之名古未有也有之自宋儒始夫道也者民生日用常行之道不外乎五倫而已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爲人之道也亦不外乎五倫而已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學以聖人爲的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此道此學也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此道此學也孔孟之垂教萬世亦此道此學也君子之學脩之於己者此道此學也達而行之者亦此道此學也漢唐以來諸儒雖其學有純駁之不同然未嘗有

道學之名也至宋而後有道學之名謂孟子沒而千載無真儒於是乎道學之名始專矣然宋儒之道學亦以躬行實踐爲實未嘗徒事乎講論也今之士夫講良知及體認天理者多矣宜致吾之良知體吾之天理以盡其職業可也而惟以講學爲名同其好者謂之善類有不同者雖謹厚之士亦謂之鄉愿吾不知其何說也又有休官林下者宜致吾之良知躬行孝弟以表率于鄉如許魯齋之居懐孟可也而乃僕僕焉奔走於外以干預時事豈非楊用脩所謂隨駕隱士㫬務道學耶 右論道學

王汝中曰顏子不遠復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復以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務于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道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先師憂憫後人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以承千聖絕學誠不得已之苦心也世之儒者反鬨然指以爲異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無怪其然也愚謂此言非也謂顏子沒而聖學亡則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七篇仁義非聖學乎漢唐諸儒雖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師傳非得之子貢至宋濂洛

闡闢諸子者出方闡明心學上繼千載不傳之緒惟講致知格物不同今陽明揭出致良知以示人謂之發前賢所未發則可謂其遠接顏子愚未敢以爲然子貢在聖門雖未得一貫之旨至於億則屢中夫子亦無貶詞他日因論學知詩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盖亦用心於内者人或謂其賢於仲尼豈可以湊泊而少之乎且致良知之說人亦未嘗非之所以非之者正謂講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又况良知一言發自孟子格物致知出自曾子不知在顏子未沒之前

耶抑在顏子巳歿之後耶

傳習錄云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有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愚謂花之顏色初不係人之不看而寂也亦不係於人之看而明白也

孟子辯告子義外之說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盖謂長在外而長之者在內也花在外者也看在我者也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謂萬物之理

皆具於吾心也若天地萬物皆在吾一腔之内反使學者茫然無下手處矣

傳習錄謂草木瓦石俱有人之良知若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又云天地無人的良知不可爲天地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愚謂天生萬物氣之清者純者爲人於是乎有仁義禮智之性氣之濁者駁者爲禽獸爲昆虫雖

有知覺運動而無人之性若夫草木止有生意而無知覺運動瓦石則出乎人力所爲併生意而俱無者也謂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心則可謂草木瓦石皆有人之良知不有類於釋氏所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之說乎至於五穀禽獸之能養人藥石之療病乃人自取而用之非以其氣之相通也且如鑄鐵以爲刃而殺人亦曰氣之相通乎夫既曰良知即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尚且闢之豈有草木瓦石而同人之性乎

傳習録云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

此樂還在否答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愚竊以為不然夫人能不戚戚於利害得失則此心常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者此也若遇父母之喪則方寸已亂擗踊哭泣發於由衷豈暇復顧此樂然其不戚戚於利害得失之心固自若也今曰大哭一番方樂則是求樂而哭也豈人情哉愚又有說焉心之本體雖是常樂然亦不可留滯於樂只是和平寬裕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常在天理上行即是樂也若耽於樂即是有我之私其流之弊遂

至於吾人之曠達矣

近來講學者往往溺於佛教如傳習録所載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見否衆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說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精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湏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見聞爲

足累矣以愚觀之心體本自虛明故有形必見有聲必聞感物而動此心也未感物之時亦此心也雖不覩不聞之時見聞之理常在但為物欲所蔽則所見所聞或有過中失正之弊故君子之學必時時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使見聞之體常明而不昧也若夫手指在外則見在袖中則不見此是常理佛氏以不立文字為教故作此詭異之狀使其弟子自悟吾聖人之教明白正大何必引此以為證乎今之講學者以佛氏養心之說偶與吾儒相同故借其言以明道獨不思彼乃夷狄之人無

父無君之教天之賦性不以華夷而異故中國之人知養心彼夷狄亦知養心但中國之所謂養心者將以脩身以明倫也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彼之所謂養心者棄其君臣父子而入山脩道以成就其私而已元英宗時有言佛法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拜住胡人也尚知佛法不可治天下吾儒乃陰崇其教何耶

傳習録云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看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

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却要說與諸友知道愚謂此非陽明公之言也門人附會之言也若果有此言則誣朱子甚矣朱

子大學註謂格盡天下之物固似難行然其所謂格物者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又曰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亦是身心上說何嘗在物上推究今竹子有何是非可格至七日之久而成疾乎乃自愚也非朱子之本意也

傳習錄云先生斷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問曰近何見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見一異事曰何異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一常

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而荅異反其言而進之愚謂王董二子所謂滿街都是聖人不知覩其儀容而知之乎聽其言論而知之乎不過形容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以爲聖人耳而言之過高使學者聞之必曰聖人可一蹴而至而學問思辯戒謹恐懼之功夫俱可置而弗講率天下之人而爲大言不慚者必二子之言夫

傳習錄云問人心與萬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

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對曰人又甚麼教作心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

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愚竊有疑焉夫天生萬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中之一物也物之蠢然而無知覺運動者草木也有知覺運動而得其氣之偏駁者禽獸也有知覺運動而得其氣之純粹者人也人之生也於是指其覆於上者曰天指其載於下者曰地指其飛者走者名之曰禽獸指其植者種者名之曰草木而自名

曰人天地萬物皆因人而名之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雲雨露寒暑變異不可得而測者自然之勢也人遂以爲鬼神而吉凶災祥以此占之天地未嘗有鬼神也禽獸草木與人俱生非爲人而生也禽獸有食草木者矣有食禽獸者有穴居者有巢居者有潛居者人則并禽獸草木而食之又能伐木石以爲居室舟楫驅禽獸以爲役使灌溉禾黍移接花木雖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運行皆能推步而知之盖其靈明之性足以範圍天地而反有以輔助天地所不及者故記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天地未嘗以人爲心也人自以爲天地之心也人之所以異萬物者以其有是靈明之性也謂我之靈明通乎天地之靈明則可若謂天無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無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吾恐天地之高深不係乎人之仰俯也人生而有知則知有天地知有萬物死則靈氣散而不知矣若夫天地之生生化化則未盡也豈可謂無我的靈明則天地萬物俱無乎

予讀丙辰會試策第三問論班固藝文志以儒家列於九流而不得與六藝同科深斥班固不知儒者

之非斥之誠是矣以愚觀之固之所謂儒乃漢世之儒非三代之真儒也固之言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是三代之真儒也既而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是乃指當世之所謂儒者而言非謂儒者俱若是之

惑且辟也固之作藝文志專主於記載故以易書詩春秋禮樂及小學之書皆謂之六藝而以儒以下十家之言則謂之九流又謂儒者游文於六經之中則固未嘗以儒不與六藝同科也但其所載儒家者流多駁而不醇此則漢儒之通病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次於師亦有差等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儒之在當時已有分別及孔子沒而七十子之徒散於列國其流之弊至於各逞所見而反道敗德者容或有之莊子謂魯哀

公曰魯國少儒哀公曰舉國儒服何謂少莊子曰何不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儒服立於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之書類多寓言然亦可見當時有儒之名而無儒之實者衆矣又安知所謂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者非縱横策士之流乎司馬遷所謂博而寡要者殆此類耳許慎說文訓儒者柔也術士之稱夫以術士爲儒此漢儒之通病也然漢之儒者雖駁而未純其學則實學也故治一經

通一藝者皆足以濟用若晉之清談唐之詞章則又去漢儒遠矣至宋濂洛關閩諸子者出然後孔子之道大明而世始知有真儒矣我　朝用人非儒不取而士之所以應上之求者非儒不習自國初以迄于今名公鉅儒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功業著者何限而近年以來文風益振性命道德之說人人能言之而究其實或有似是而非真者無乃莊子所謂無此道而爲此服者乎

論異端

世人以儒釋道並列爲三教以爲三教同出一源此

皆惑於邪說而不究其立教之始也夫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有此天地即有此道道家豈得而專之自夫人文漸開始有書史於是乎有儒之名而以專養生者謂之道道家之術雖多而大要有二曰脩真曰祠禱是皆吾儒所不可廢者人生天地間孰不欲壽中庸稱大德必得其壽洪範五福以壽爲先古今稱善養生者莫如黃帝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何害於道乎人之生也不能無疾痛患難不能不禱於神明必藉夫能事神者以達其意今之道士古之巫祝也亦何害於道乎既而脩

眞變而爲服食流而爲詭祕之術祠禱變而爲符籙又變而爲呪詛一切左道惑人者皆其末流之弊也然此皆中國之所固有者若釋氏之教古所未有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中國之人亦未有爲僧者及五胡亂華以夷狄之人僭據中土始令中國之人出家爲僧而吾中國之爲人君者反從而效之於是其教始盛乃吾中國之所本無者豈得與儒道並列乎比而觀之道教乃中國之一術也其爲教有眞僞邪正之不同亦猶吾儒之教有眞僞邪正之不同也彼佛教乃西方夷狄之教其

中亦自有真僞邪正之不同然皆非吾中國之教也葢夷狄無我聖人之書所習者惟佛經而已我中國聖人慮人之淪入於禽獸也故立綱常倫理之教以扶持世道若夫釋氏之教其最上乗者棄君臣父子而入山修道其大本已與吾儒相反矣而謂之同出一源可乎今世之高明之士但見其直捷頓悟之說反有超出於吾儒之上者故從而尊信之殊不知吾聖人之教不越乎綱常倫理之間不爲詭異過高之行彼外夷之人得天地之偏氣故變幻詭異之行多聱諸布帛菽粟產于中土

而珍奇寶玩皆出邊方今乃厭吾之布帛菽粟而惟珍奇寶玩是好不亦謬乎右論儒釋道三教

釋氏之教妄誕者極多姑舉其一二言之如神僧傳載一行幼時家貧鄉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云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

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星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瘞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

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予謂此妄誕之言也星之化豕一行設法而使之化乎抑星自化豕而遊於人間乎星而化豕決無此理一行能使之化亦無此理況唐史五行傳不載其妄誕可知

都穆聽雨紀談云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以爲周時有佛久矣予謂穆未嘗細讀列子也按列子周穆王篇其畧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

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
惡而不可親穆王乃改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粉
白黛黑玉環芷若充滿其中奏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以樂之日獻玉衣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
而臨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
者中天廼止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所有王實以為清都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俯視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自以爲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目眩不能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若磒虛焉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大有類於後世唐明皇遊月宮之事盖幻術也穆未之考而遂以爲佛豈不謬執

聽雨紀談又謂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

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者昔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是亦未深考也夫佛之源流載於其書者有過去莊嚴刧固莫知其所始然以理度之有天地必生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物也中國有人則四夷亦有人中國有聖人則四夷必有一等至人但中國得其氣之純正者故聖人皆禀中和之德夷狄得其氣之偏駁者故多變幻詭異佛法之流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非謂漢以前無佛也至於霍去病所獲之金人乃祭天之主非佛也西戎之俗立

君立后皆鑄金人以卜如元魏欲納秦姚興女西平公主爲后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漢武帝因休屠王以金人祭天故賜休屠王子金日磾姓金氏又以渾邪休屠地爲五屬國休屠所居即今之甘州左衛豈佛所產之地乎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愚謂不然夫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其言未嘗不本于仁義非不尚賢尊德然一於爲我必至於無君一於兼愛必至於無父故孟子力拒之恐其流弊之害道也若夫佛氏之教則棄其親父而入

山脩道又不拜君正所謂無父無君之教也況其言恠誕殊甚如天龍神鬼皆來聽法及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等語不經孰甚焉今楊墨之說天下不聞久矣惟佛教則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是何也以其專以禍福利害惑人之心也人情莫不欲求福而免禍彼則曰吾能爲人造福也脫禍也人情莫不欲趍利而避害彼則曰誦吾法者必獲利又能救患難也人情莫不貪快樂而畏死亡也彼又倡爲天堂地獄之說曰誦吾法者生天堂生極樂國不入

地獄不受苦楚也人之爲惡者吾能懺悔而不墮惡道也墮惡道而爲毒龍爲畜類者吾能說法而使之超脫也以故人皆深信之如梁武帝信之尤者不過惑於禍福報應之說耳又聽其邪說以郗后墮龍類中製懺文祈禱以圖冥報今人凡遇親喪無不請僧每七做功德拜懺雖知禮之家亦不能免而高明之士顧乃略其妄誕而竊其明心見性之說以資講學惑之甚矣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三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四

吴興顧應祥

讀易

易也者中而已矣中也者人之性也汩於利欲而失之於是乎有過不及焉過不及焉則非中矣不得其中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是以聖人作易無非欲人隨時變易以合乎道而已合乎道則得其中天理常存而人欲不得以雜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静語默凡出處進退之間皆得其宜而人道盡矣非徒爲吉凶趨避而已也應祥㓜年失於

讀易乃今罷官林下朝夕游心經史乃取周易讀

之愈讀而愈覺有益追思往時粗心浮氣行事過

差皆不明易理之故而今已無及矣聖人有云朝

聞道夕死可矣祥也垂盡之年住世之日無多苟

不聞道則虛負此生矣所以兢兢業業時刻不敢

怠荒也玩索之餘偶有一二與前賢不合者筆之

簡冊匪敢自以爲是惟欲求正於後人云爾

易本爲卜筮而作然經數聖人之手故其爲書廣大

悉備天地之高深陰陽之消長治道之理亂人事

之得失無不出盡人能體而行之則修己治人無

施而不當其則矣故君子不可不知易謂易專主卜筮則淺之乎其知易矣謂天下之理莫大乎卜筮則又非也

世咸謂伏羲因河出圖而始畫八卦蓋起於孔安國劉歆之言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八卦愚竊以爲未然夫開闢以來人之始生必有吉凶禍福既有吉凶禍福必有占驗雖無河圖聖人亦必畫卦今窮鄉下邑閭閻小人若南蠻㸌爨之類皆有占卜之術可見矣然聖人

作易以明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使人知所趨向勉爲善而不陷於惡而已若夫君父之難雖死亦吉違心苟免雖全亦凶聖人豈肯以是而教人乎

河圖乃龍馬背所負之文不必以文字求之觀其圖則造化之妙自見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六居北北方水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南南方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東方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居西西方金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中中央土也生數

居內而成數在外由中以達外由微以至著也一三五七九奇也奇者陽也故爲天數二四六八十偶也偶者陰也故爲地數天地之數各五布列於五位而奇偶相合繫辭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是也易學啟蒙論之詳矣而欠切實明快又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爲友五與十相守其義何居

洛書乃龜背所見之文縱而觀之東一行四三八中一行九五一西一行二七六橫而觀之南一行四

九二中一行三五七北一行八一六斜而觀之東南對西北四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之數乃天地自然妙處乾六居西北坎一居正北艮八居東北震三居正東巽四居東南離九居正南坤二居西南兌七居正西正合八卦之方位後世八門遁法及堪輿家羅經今曆日前年神方位俱祖此但以子午卯酉易坎離震兌耳

應祥爲童子時常以小紙九片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擺列成圖縱横皆成十五及長始見洛書圖與之暗合可見天地之數與人心相通也

先儒論河圖洛書其説不一或謂河圖以生數統成

數而同處一方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主於陽以
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或謂河圖數偶偶者靜以
動爲用故易之吉凶生乎動洛書數奇奇者動以
靜爲用故範之吉凶見乎靜或謂河圖體圓而用
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
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
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以愚
觀之河圖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分置五位
非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分爲九宮亦非以陽統陰若以動靜言之則河圖寓天地生成之數不着方向其體類乎動洛書數有定位其體似乎靜易主卜筮故言吉凶範陳治道故不言吉凶天地之數雖千變萬化而同一理聖人之言雖各有所指而同一道不必以點畫象數求之也

先儒又謂河圖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至於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合十之義一對九而合十二對

八而合十三對七而合十四對六而合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未嘗無十也愚謂此皆穿鑿之說也河圖以五位相合故至於十洛書數止於九故無十卦既謂之八安得復有十乎若以數言數惟九耳十即一也一百一千一萬皆一也

蔡九峯以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乃作洪範皇極數八十一章真西山謂範數與四聖之易同功愚以爲未然夫易本爲卜筮故有象占吉凶洪範爲陳治道五曰皇極專論王者建極以治天下豈有數乎其七曰明用稽疑論卜筮之

理已備矣卜筮莫大乎蓍龜況洪範自有占驗之法夏侯勝所云是也又何必別立一法以凖之乎及觀其所著八十一卦每卦八十一爻止以吉吝祥吝平悔災休凶九字爲占有卦辭而無爻辭亦無變動之意豈可上擬聖人之經乎西山稱之過矣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止取則其陰陽消長之理而河圖之中未嘗藏八卦也大禹雖因洛書而叙疇但法其九五之目而洛書之中未嘗載九疇也繫辭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不專主於河圖可知矣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葢泛言以賛易之神耳後儒必欲牽合以爲拆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豈聖人畫卦之本旨乎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又疑繫辭非孔子所作過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則河圖信有之矣河圖旣有洛書豈得無耶魏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

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

載諸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温公平生無妄語必有

其事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如雨魚雨血之類

豈可謂其怪妄乎歐公所以疑繫辭者謂孔子旣

專指文辭爲繫辭矣豈復自名所作爲繫辭愚謂

文辭因繫辭也後人又以孔子贊易之言復名爲

繫辭耳中間或有駁而未純或先後不倫者乃後

人竄入容或有之豈可槩謂非孔子所作乎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畫卦之次序

也一者太極也不可得而名故名之曰太極兩儀

陰陽也一者陽儀也⚋者陰儀也儀者容也陰陽本無形狀故以一⚋狀之也後人遂以兩儀爲天地非矣兩儀生四象者陰陽復生陰陽也⚌太陽之象也陽上生陽也⚎者少陰之象也陽上生陰也⚍者少陽之象也陰上生陽也⚏者太陰之象也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爲乾爲兌少陰之上爲離爲震少陽之上爲巽爲坎太陰之上爲艮爲坤此生卦之次序也八卦之上復三重之則爲六十四卦而千變萬化不窮

故曰生生之謂易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本義引邵子之言曰此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又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愚竊有疑焉夫震至乾由四以數至於一逆也而反謂之順巽至坤由五以數至八順也而反謂之逆

卦之生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以生八卦乾兌離震陽儀所生也巽坎艮坤陰儀所生也初非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也今以陽儀所生四卦謂之已生之卦陰儀所生四卦爲未生之卦恐亦未解其義焉及考易學啓蒙引邵子之言則又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吳草廬纂言則以天地定位四句以圓圖言八卦相錯以下皆以方圖言自左而右從坤數至乾爲已往所

生之卦故曰順自右而左從乾數至坤皆推未來所生之卦故曰逆其說不同愚謂天地定位者乾以三陽居上坤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山澤通氣者乾坤之上一畫相易而爲艮爲兌也雷風相薄者乾坤之下一畫相易而爲震爲巽也水火不相射者乾坤之中一畫相易而爲坎爲離也八卦相錯而變化無窮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蓋言數其已往之事皆順而去將來之事則逆而知之非謂卦之已生未生也易以知來者故曰易逆數也且夫伏羲八卦之圖非伏羲作也伏羲畫卦觀

其爻象以知吉凶而已以卦分方位首日皆漢以後陰陽家占驗之術伏羲時未嘗有也若有此圖則易不經秦火何不與經並傳直待希夷而後傳耶後生淺學豈敢背先賢之說求之於心而未得也故備一說以俟有道之士求正焉

後天八卦方位先儒以爲文王改易伏羲卦圖愚以爲未必文王所作也然其八卦方位正與洛書相合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木居東兌金居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乾與兌俱金也以兌當正西者兌爲陰金有肅殺之氣秋令也

故居西方乾乃純陽故居西北西北者尊位也震巽皆木也以震當東方者震一陽初動春令也故居東方坤土也土旺於季夏故居西南夏秋之交陰陽家謂坤寄位於西南方是也艮雖屬土亦一陽也故居震坎之間金木土皆分陰陽獨水火無陰陽者水陽內而陰外火陰內而陽外天地之化生萬物惟陰陽而已水火所以運乎陰陽者也乾坤天地之體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先儒乃謂乾以長子代行事而避居西北坤以長女代行事而避居西南謬矣

漢以來傳易者有田何之易焦延壽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專主章句延壽之易以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序卦雖本於文王而爻各有詩通不用文王周公之辭今之焦氏易林是也費直之易則又分卦直日以占吉凶延壽之易傳於京房而房之易又與焦氏不同今之術士所用以占驗者咸祖其術立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世應飛伏之法雖用有不同而皆出於房也愚以爲京房之術雖明於占驗而不能體之於身漢元之時石顯專權固結於君心久矣房以新進暫承顧問相

信未深乃欲以其弟子爲郡行考課法而自已通籍殿中奏事以防雍塞豈易所謂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者乎若房者可謂不知易者也故延壽常言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延壽蓋已先知之矣

郭璞作洞林史傳稱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愚以爲郭璞亦非知易者也璞灼知未來之事豈不知王敦必反當時召爲記室不起可也顧廼耽其豢養而不能全身遠害豈知易者乎或曰天數也不可逃也

傳不云乎璞與桓彝友善每造璞雖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彝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又逆知必斬於雙栢樹下及行刑之人數之不可逃也愚謂不然夫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向使璞不應敦之召豈能尋而殺之乎若以爲數不能免是時温嶠庾亮欲圖敦使璞筮之大吉何不去邪反正與嶠等戮力王室雖死亦爲晉室之

忠臣今乃依阿隱忍泯泯焉死於反賊之手安得
爲智乎初璞愛廬江太守胡孟康婢無由而得乃
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
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
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
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
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
人大悅璞携婢去觀此則璞之所爲殆妖術耳豈
君子之所爲乎故曰不知易者也
太極者至極之稱伏羲畫卦取法陰陽變化之理以

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以至於六十四卦觀其變動以定吉凶未嘗有太極之名太極也者孔子賛易之辭蓋原卦之所由生也周子作太極圖則又指天地化生萬物理氣而言其曰無極而太極謂其無形之可求也以愚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陰陽二氣而已所謂太極者陰陽之主宰也以其動處而言則謂之陽以其靜處而言則謂之陰初非先有太極而後生陰陽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以其時而言也其實動時未嘗不靜靜時未嘗不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一陽生于下則一陰

消于上消而盡則陰復生于下矣一陰生于下則一陽消于上消而盡則陽復生于下矣無頃刻之停機也五行之氣即陰陽錯綜而成者亦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五行也太極渾然者也在陰陽則陰陽即太極也在五行則五行即太極也在萬物則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初非分太極之體以與之也譬如日月容光必照豈分日月之光乎自然而然者也

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者其原蓋出於老子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

以無爲道所謂道者即無也老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皆本於無以覺夫世之貪溺而不悟者故道經曰大道無爲又曰無無亦無以愚觀天地之道雖至於人消物盡之時其陰陽二氣常在但未分清濁耳安得謂之無乎陸象山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獨言無夫易有太極乃聖人贊易之辭推本畫卦之始非謂眞有一箇太極生出兩儀也天地之化一陰一陽而已而其所以爲陰陽者不可得而名也故謂之太極以爲無歟則實有此理以爲有歟則不可得而名故名之曰太極朱子謂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蓋發明周子立言之意也而言似未瑩故不能止象山之辯老子所謂無者蓋有見於萬物皆自無而生有也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中復生陰陽也觀諸果核之仁皆兩瓣中復生一芽二生三也芽復生兩瓣則一復生二二復生三生生無窮矣此造化之有形者而無形者亦可知矣老子之言豈無所見哉

周子太極圖說以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

用以愚觀之在人心而言則以靜爲體可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若以天地之氣化而言則太極之體陰陽具備者也生陽生陰太極之用也且如一陽生則一陰消生固動矣消亦不可不謂之動也一陰生則一陽消豈有陽專動而陰專靜者乎一陰一陽互相交錯故能化生萬物豈可謂靜爲體而動爲用陰爲體而陽爲用乎愚嘗靜觀天之生物凡形質皆陰也能知覺運動者皆陽也陽入於陰則物生陽去則物死故養生家之術無非欲固元陽以求長生也又如毛竭之類

封固則不蛙陽氣不得入故也一見風日則蛙蓋
陽氣入故也此雖粗跡可以觀天地之化矣

易之曰卦者掛也上古無簡冊畫成卦而懸之故謂
之卦說文云卦字從卜以桂省爲聲用以占卜故
也彖者斷也脩毫獸豕之類也其牙能斷物卦以
斷吉凶故取義於此文與喙同象者象形也形容
其吉凶之象也爻者交也陰陽交則變動斷吉凶
必於動處占之故曰爻近見楊用脩內翰周易象
旨序云卦字從圭圭有六十四撮卦亦六十有四
故從圭從卜而曰卦爻者取諸㓜文㓜有六一㓜

六十四孔六囪則三百八十四孔故曰爻效囪跡也其說穿鑿殊甚

易之陽爻曰九陰爻曰六者何也九者老陽之數六者老陰之數陰陽至極則變易者變易也變者動也易主卜筮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取其變動處而占之因以名爻也老陽何以曰九老陰何以曰六也陽數極於九陰數極於六卦以三而成九者三其三也六者兩其三也少陽何以七也陰極則陽生陰上生陽故進一而爲七少陰何以八也陽極則陰生陽下生陰故退一而爲八爻何以不取七

八而取九六也七八二少之數未變也易取其變
　而占之故以名爻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京房謂十日十二辰
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
虛來實故用四十九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
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
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
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有六
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
勿用故用四十九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

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

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

所頼者五十萬物之數策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其中所用揲蓍者惟用四

十九其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程子曰數起

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爲十大衍之而爲五十吕

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

十其五也吳草廬纂言則曰天地之數共十位然

數起於一其對爲二一參之而爲三二兩之而爲

四有一二三四而十數具矣四者正位十者積數也故以正位之四衍積數之十每一加羨以四謂之衍如筭數之因法即天地數本一支四之推也一而衍四者一并一則五矣邵子所謂小衍之而爲五也二而衍四者二則八也并二則爲十矣三而衍四者三則十二也并三則爲十五矣四而衍四者則十六也并四則爲二十矣合五數十數十五二十則爲五十邵子所謂大衍之而爲五十也衍卅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以二爲體七

爲用也朱子本義則曰以河圖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諸説之中惟朱子之言簡易明白愚則以爲不必以五乘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之五則爲五十故揲蓍用五十策虛其一故止用四十有九蓋造化之理無零則不變也衍字從水從行即敷演之義大衍者數演其數也蓍以四揲者先儒之説不一愚以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併爲四數之以其零者爲卦爻之竒偶耳非别有深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陽爻九以四揲之每爻四九

三十六六爻皆陽共二百一十六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者陰爻六以四揲之每爻四六二十四六爻皆陰共一百四十四也乾坤二策相并共三百六十適與一期之成數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陽爻一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〇八二策相并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萬物之數乃聖人賛易之辭豈真萬物之數乎

乾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彖辭本謂筮得此卦其事大通而利在貞正耳文言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

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孔子贊易之辭也非孔子之言也在春秋穆姜已有此言矣孔子引之以贊易也蓋易道廣大聖人之言句句合乎道理豈可以文義拘之然以愚觀之孔子謂君子行此四德亦謂占者宜有四德然後可以當此卦亦猶穆姜之言也故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未嘗以爲乾之四德也後儒遂以爲乾之四德不特以爲乾之四德

而又以爲天之四德以配春夏秋冬又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夫天者理而已豈有所謂元亨利貞乎孔孟無此言也至宋儒而後有此言也學者不可不知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物之已立者也誠之立也吳草廬纂言曰繼之

謂陰陽之運而為造化者繼續而無息也成之謂陰陽之凝而為人物者成完而無虧也繼續流行而無息者其理則謂之善成完備具而無虧者其理則謂之性繼之成之陰陽之氣善者性者道也以遏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一陰一陽而已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即道矣又何必原其所以為陰陽者而始謂之道乎道之為言路也人所共由者也一陰一陽交互變易而萬物皆由以出故謂之道未曾着於形象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着於一物則有形象之可指故曰形而下

者之謂器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謂天地之理始出而未着於物無一毫人欲之私有善而無惡旣成物則謂之性而有善惡矣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夫理與氣不可得分者也陰與陽雖云二氣然陽未嘗離乎陰陰未嘗離乎陽也今曰繼之者屬陽成之者屬陰無乃太分別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先儒以仁知分陰陽各得一偏愚以為不必分陰陽也蓋謂易道廣大隨人之所見而各盡其分耳伏羲之畫卦伏羲之易也文王之彖辭文王之易也周公之爻辭

周公之易也孔子之贊孔子之易也京房費直及後世占卜之術雖淺深不同然皆各有所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凡人之日用動靜皆此道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然人之所見各就其資禀之近者而得之求其脗合乎陰陽變化之道而當其則者惟數聖人能之故又曰君子之道鮮矣

易乾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本義曰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陽爻之通例以乾卦純陽居首故於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

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孔頴達正義曰此一句說乾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體乾元聖人能用天德則見群龍之義以无首則吉也又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為一爻之九則為天德也程傳曰用九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先凶之道也歐陽公童子問云乾曰用九坤曰用六釋所以不用七八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群龍无首吉

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愚按本義旣以爲諸卦陽爻之通例而又謂六爻俱變者以此占之即純坤卦辭爲斷夫如是則坤之六爻俱變者亦當以乾之元亨利貞斷之矣其他六十二卦之六爻俱變者又不明言反覆思之而皆未得於心也詳其文義宜爲諸卦陽爻之通例爲是陽不可過於亢當少遜避而不可爲首也蓋易道雖扶陽抑陰而又必得其中而已矣

予觀易之占雖生于變而猶以本體爲主如乾之初

九變而爲陰則爲姤矣然不以姤爲斷而曰潛龍勿用猶用陽爻爲斷也坤之初六變而爲陽則爲復矣然不以復爲斷而曰履霜堅氷至猶以陰爻爲斷也是何也葢取其發動之機而占之也若變已成則爲姤爲復而非本卦矣是以君子之學必自其幾而用力焉天理人欲之辨正在於是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正所以察其幾也

乾之初爻陽氣方升若可以有爲而曰潛龍勿用者何也陽在下而未得其位故宜韜晦以待時所以

戒動也坤之初爻陰氣始至若不足慮而曰履霜

堅氷至慮其漸長以干乎陽而豫爲之防也乾之上九陽氣已極於上太剛則折故曰亢龍有悔剛不可過也坤之上六陰氣已極陽欲升而爲陰所阻必至於爭爭則必傷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君子處世遇陽剛而在高位能謙抑而不爲過當遇陰盛之時能善處而不爲急迫則無二者之患矣蓋聖人作易無非欲扶陽抑陰而已所謂扶陽抑陰者非絶無陰也陽能制乎陰而陰順乎陽則陰陽各安其位而世道治矣其或陰反制乎陽而陽不能勝乎陰則夷狄侵中國小人陵君子臣

子背君父妾婦陵其夫而世道亂矣此易之所以扶陽抑陰然又不可過在合乎中而已矣以此例之則六十四卦之吉凶可以類推而知之矣

師之六三爻辭曰師或輿尸凶古註疏與朱子本義咸謂師敗輿尸而歸惟程傳解輿爲衆尸爲主意謂師旅之事當專一乃有成功若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以愚觀之程傳雖似獨見然與卦之彖辭及六五爻辭相合卦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所謂丈人者老成謀國之人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故吉而無咎六五爻辭曰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貞凶長子即丈人也而以弟子參乎其間謀夫孔多而事不歸一取敗之道也故雖貞而亦凶若以爲載尸而歸則直謂之凶矣而何必又曰貞乎楊誠齋易傳亦同但不知聖人立言之意何如也

睽之六三爻辭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孔頴達正義曰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旣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無初

有終程傳以天為髡首朱子因之謂六三上九正
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當
睽之時上九猜忌方深故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
正終必相合故其象占如此楊誠齋易傳則以為
其人天且劓謂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
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在我上其傷我必
矣天言上劓言傷也又云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
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
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
而合於終也吳草廬纂言云其人謂三即乘輿服

牛之人也三當人位故曰其人而去鬚之刑劓割鼻之刑上體離有順之象三於其下鬚也三變爲剛是去其鬚矣故曰而艮爲鼻九四在六三之上以剛畫易艮之下畫艮之下體不具如鼻之下體遭傷故爲劓蓋以天字篆文與而字相類故也愚按以天字爲而字猶之可也未聞古有剃鬚之刑說文曳从申从丿曳曳也掣作㸷牛一角仰也从角㓞聲天字雖無考然孔穎達必有所據聧之六三以陰居二陽之上位既不當陽剛在上又爲所隔故其象爲其車曳其牛㸷其人剠而且劓皆形

容其阻隔難行之狀若能堅持不貳終至離明之
地故其占爲無初有終也
夬之九五爻辭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程傳曰五雖
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
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
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中行之德爲
無咎也朱子本義曰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
切近於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
爲過暴合於中行則無咎矣以愚觀之夬卦五爻
皆陽止有上六一陰尚存陽德方剛豈有比於陰

之理但恐其過於剛耳故曰中行無咎因其可決而決之不爲已甚也天地之閒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但御之得其道使不能肆其惡耳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若有一毫喜怒於其閒則非光明正大之體矣但莧陸二字程朱皆以爲馬齒莧正義引子夏傳曰莧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董遇云莧人莧陸商陸爾雅釋草篇蕢赤莧蓫薚馬尾博雅云馬尾蔏陸也本草商陸一名薚愚按本草圖經云商陸俗呼章柳根即子夏傳所謂木根草莖柔上剛

下者有類於小人之盤據故以爲比也又考吳草廬纂言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莧字上从卝羊角也中從目羊之目也下從儿羊之足也誤以爲从艸也羊群之行山羊君前謂之引路殺九五變爲柔成大壯爲復體之兌象羊之群行五在其前猶莧之引路故曰莧陸夬夬者行而不息也近日蜀中所刻周易彖言又云莧虞翻本作莞陸作睦謂和睦也九五陽剛得位而決附之權在焉徒以體兌而莞睦以決雖中行而未光明矣二說雖各有據不如從草之明白簡易也併識之